



■高庆奎饰诸葛亮

从1921年到1933年，高庆奎迎来了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阶段。这一时期，他真正开创了高派风格，并最终以实力得到社会的承认，1931年京报提出老生三杰，高庆奎即是其中一位。这一时期，高庆奎从演员化身班主，他本身对京剧舞台上旧有的艺术规律，掌握得十分娴熟，所以纵横驰骋，与演员协力，排演了相当精彩的新剧奉献给戏友们。这一时期，穿插国破家亡之困境，高庆奎更是展现出伟大的

高庆奎传（七）

The Biography of Peking Opera Actor Gao Qingkui

□李 舒 余久久

爱国精神，连续排演了许多宣扬爱国思想的新戏，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。他融会贯通南北京剧艺术，成为一名以京剧为武器进行战斗的先锋战士。这个时期的高庆奎，已不仅仅是一个演员。

自在双庆社唱了大半年之后，1921年4月，高庆奎与赵世兴（原田际云的翊文社管事）从名字中各取一字成立了庆兴社，开始了挑班当班主的过程。高庆奎从上海回来之后，就一直搭俞振庭的双庆社，唱得红红火火，帮双庆社赚了大把银两。但时间长了，高庆奎也有不舒服的地方。起因就是班主俞振庭。从很多梨园轶事中都有说明，俞振庭做起戏来，对人很苛，自己顾着赚大钱，只拿一部分钱开演员的戏份。日子久了，圈子也不大，大家都明白了，纷纷要求离去。所以不到二十年，“双庆社”便溃不成军，自动解散了。高庆奎也有这种苦恼，虽说俞振庭有知遇之恩，但长此以往，终是做了别人的枪手，于己无利。而此时，高庆奎从演唱

技巧、名气以及人脉都相当成熟，也确实到了挑班的最佳时机。有了这番思考之后，高庆奎找到了原田际云的翊文社管事赵世兴，开始酝酿组班事宜。

为什么要找到赵世兴呢？这也跟梨园规矩有关。旧时梨园，凡事从事舞台工作，而非表演的人归“科”，分“音乐”、“盔箱”、“剧装”、“容妆”、“剧通”、“经励”、“交通”七科。其中“经励科”就是对外接洽演出事务、对内组织演员、支配戏码的人员，俗称“管事的”，在后台权力很大。要组织戏班，也唯有“经励科”的人，方有资格出面，再经梨园公会审核合格，才能进行。赵世兴就是民国以来相当有名的“经励科”之一。所以，他是高庆奎能挑班的必备条件。高庆奎演艺生涯如日中天，赵世兴对演员熟悉，了解观众心理，会派戏码，做了这么多年管事的下来，也积攒了不少戏院、税警机关、报社的关系。两人一拍即合，于是各取一字起名为“庆兴社”。

在这个自己挑班的过程中，高庆奎展示了他强大的号召力，庆兴社（后改名“庆盛社”）一直活跃到高庆奎辍演的1936年，长达15年。搭班名角不计其数，带给观众们的名剧也相当丰富。

从演员阵容上来说是非常强硬齐整，庆兴社发展到后期全部演员多达一百多人，在当时实为罕见。下文中我们大概挑出几个来讲述一下合作经历。

高庆奎找演员并不是只去找名声大噪的，一些初露头角的潜力新秀也是很值得尝试的。程艳秋（后改名程砚秋）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1920年始以梅兰芳学生的身份，在《上元夫人》中饰边配许飞琼。程艳秋也是个有心人，对剧艺勤学苦练，凡事有一定计划。1921年，他以第一期二牌旦角的身份加入庆兴社，1922年8月离去。虽然只是短短一年多时间，但高庆奎对他的帮助很大。程艳秋有四出老戏、两出新戏的首演，都是在高庆奎的班里。

1921年4月16日，庆兴社打炮头一天，大轴为高庆奎、程艳秋合演的《汾河湾》。4月26日，大轴高庆奎、程艳秋之《打渔杀家》。5月1日，大轴为高庆奎《奇冤报》，压轴是程艳秋新学会的《奇双会》首演。高庆奎为了捧他，饰演“哭监”李奇，唱到“写状”为止。12月18日，程艳秋再演《奇双会》，高

庆奎索性捧他到底，码列大轴，由“哭监”唱到“三拉团圆”。高庆奎自己再单唱一出《奇冤报》，不过，码列倒第三，可谓捧得用力。

在之后程艳秋演的《戏凤》、《弓砚缘》、新戏《南安关》及《梨花记》、老戏全本《芦花河》等，高庆奎都将其码列压轴，或者由自己及其他前辈合演。

1922年8月中旬起，高班旦角换了朱琴心。黄润卿是童伶须生黄楚宝的父亲，工花衫，不过后期当黄楚宝红了以后，他也就退出舞台，以辅导哲嗣为务了。韩世昌在高庆奎班，只在压轴单演一出昆曲，没有与高庆奎合作的戏。关丽卿、黄桂秋都是陈德霖的学生，两个人后来也都傍过马连良。关丽卿始终没红起来，黄桂秋后来到上海红了些年，创些柔媚的新腔，排了一出《蝴蝶媒》，非常叫座，老戏以《春秋配》拿手。高庆奎与小翠花、李慧琴合作的时间比较长，也一起合作过几出新戏。

红生中的王鸿寿（艺名三麻子）需要大书一番。他名头大了，是关戏宗师，南方的李吉来（小三麻子）、王荣山、林树森，北方的李洪春，关戏都是宗他的。其中以李洪春所得较多，李洪春也一直跟随着王鸿寿走南闯北演戏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李洪春也来到庆兴社演戏了。后来李洪春成了北方关戏典范，发展得相当不错。

在李洪春的《京剧长谈》中记载道1923年王鸿寿先生再次来到北京，并与庆兴社结缘的事情。当时，王鸿寿本在北平某戏院经理梁德贵的邀约下，由天津来北京，在前门外大栅栏庆乐戏院演出。谁料想才演了两天，王鸿寿的被以及换下来的鞋和衣服都不见了，无奈只好半夜去全盛鞋店买鞋，再准备衣服。结果，第三天的戏就没唱成。正巧这个时候，高庆奎和赵世兴一起来约他参加庆兴社的演出。梁德贵不干了，认为没唱够合同要求的天数，不成。后来，经过别人说合，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那就是“让王鸿寿和高庆奎合起来白给梁德贵唱一天戏”。高庆奎为了赶紧息事宁人，把王鸿寿拉到班子里，也就爽快地答应了。在王鸿寿唱了《单刀会》、《八大锤》，高庆奎唱了《秦琼卖马》之后，这个插曲才算完结。王鸿寿的班子这才入了庆兴社。

王鸿寿在庆兴社的首演剧目是《挂印封金·灞桥挑袍》，码列压轴，大轴高庆奎《失街亭》。以后陆续还演了《关公月下斩貂蝉》，和高庆奎一起合演了《七擒孟获》、《三门街》、《温酒斩华雄》、《青梅煮酒论英雄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战长沙》、《七星灯》等剧，姜妙香、马富禄、郝寿臣、吴彦衡等都参加了演出。

其中需要重书一笔的是王鸿寿为高庆奎排的一出新戏——《七擒孟获》，在北平非常轰动。这出戏

原是盖叫天在上海排演的，王鸿寿排时，自饰孟获，由高庆奎扮演诸葛亮。这出戏很有亮点，如布景、新式舞蹈等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王鸿寿在扮演孟获时，带假下巴，执改良大刀，这都是新鲜之处。他还用架子花的工架、武花脸的开打来刻画这位蛮王。尤其在营中有一段喝酒“仰面朝天一声叹”的大段汉调，极为动听感人，在北平风靡一时。此剧初演于华乐园，之后连演多场，上座不衰。

但是因为王鸿寿的身体原因，他不得不于1923年9月离京返沪。之后，高庆奎仍常贴《七擒孟获》，不过孟获改为侯喜瑞，祝融夫人换为小翠花了。1925年，王鸿寿先生在上海去世，一代红生大师就这么离去。

王鸿寿和高庆奎在一起时日不多，甚至因体力不支的原因，传授《单刀会》时也只能由弟子李洪春代授，但他还是给高庆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。一方面他的专业使得高庆奎为之折服拜师，二则是排练新戏的创造力深深打动了高庆奎，也对高庆奎后来的新戏编排生涯起到了领路人的作用，这些都对庆兴社的振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说完合作时间虽短但给高庆奎带来重大影响的王鸿寿，下面再讲一位和高庆奎合作最久，最得力的花脸演员郝寿臣。

郝寿臣是一位著名的京剧净角

演员。他在刻苦学习金秀山唱功的基础上，又认真学习黄润甫的演唱风格，同时得到著名梆子演员的指导，打下了很好的基本功。他同时又是一个极具创新能力的人，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，开创了“架子花脸铜锤唱”的艺术风格特色。他的唱功很有分量，唱或念出的每个字如咬金嚼铁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做功亦干净漂亮，如活生生的猛虎一般，让观者大呼过瘾。梨园除了老生和旦角，鲜少有观众为之专门买票观看表演的角色，但郝寿臣的戏，远非如此，他的艺术风格吸引了大把戏迷。所以，组建庆兴社时，把郝寿臣拉进来，高庆奎也费了不少功夫。但合作起来，非常意趣相合，两人一起舞台上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目，尤其是新戏创作上，郝寿臣助力很大。

高庆奎是个非常爱才爱艺之人，即便是当起班主，但从不会只顾着自己中饱私囊，而对其他人刻意盘剥。努力、有才之人，高庆奎从不吝付出，从高庆奎和郝寿臣的一则故事中也可见一二。当年剧院演出之地是北京华乐戏院，高庆奎和郝寿臣双挂头牌。每场包银，高庆奎一百元，郝寿臣为八十元。虽然在每次演出中，两人合演的重头戏很多，但高庆奎经常会有需要单独挑起的大戏如《探母回令》、《哭秦庭》等，时间长，工力苦。再加上高庆奎才是当时的票房保障，所

以有人劝高庆奎，认为如果以戏论酬，高应多郝一倍。高庆奎却是从艺术观点上分析说：“寿臣演戏，不惜气力，戏虽小而消耗力亦大。我们俩协力合作，不能斤斤于各自演出的戏幅大小而戏份悬殊。宁可叫你们瞧我值得多，我绝不多取而叫钱压着我的能耐。”这话后被郝寿臣得知，十分感动，也愈觉高庆奎的忠厚坦荡让人钦佩，更是专心致志和高庆奎一起合作。

身负名望，专业够强，却不甘原地踏地，在自己组班时仍拜师学艺，这样谦虚好学的高庆奎一直都走在前进的道路上，而心胸豁达，重才轻利更是让他得到一众好演员的追随。庆兴社，1924年改名为玉华社，1928年又改为广盛社，几经更名，却影响力不衰。后来更是名声远震，先后数次赴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济南等地巡回演出。1925年，高庆奎及班社为上海老天蟾舞台（原名新新舞台）举行首场演出。同台有李吉瑞、荀慧生、白玉昆等名家搭档。1930年1月30日，高庆奎的庆盛社（原庆兴社）又为上海黄金大戏院（后改为大众剧院）举行首场演出，并有张遏云、金少山等一批名角配档，阵容齐整浩大，演出非常成功。从材料上看来，从1923年到1930年，高庆奎率领他的班社至少五次到上海参加演出（有时是和其他班社合演），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。